

帝國曆一一八五年，星辰節。

天邊曙光乍現，皇帝艾黛爾賈特穿過晨間瀟灑的薄霧，匆匆走向宿舍一樓。來到導師房間外，再次確認服裝儀容完美無瑕，她深吸口氣，伸手敲門。

叩、叩。

「抱歉、艾黛爾賈特，我在換衣服，請妳等一下。」

聽到門裡傳來的回應，艾黛爾賈特微微一愣，連忙回答「好的」，迅速轉過身去。

隨即想起，房門又沒開，根本不用迴避……

而且，她剛才只有敲門，完全沒說話吧？

艾黛爾賈特疑惑地等到貝雷絲換完衣服開門，馬上追問：「老師，妳怎麼知道是我？」

「敲門聲。」

「？」艾黛爾賈特面露不解。

「節奏和力道不同，很好認。」

貝雷絲淡淡解釋，一副十分專業的樣子。

實際上她只分得出敲門的人是一「艾黛爾賈特」或「其他人」，後者來訪頻率低，她沒有記。

「外面很冷，妳先進來。」

貝雷絲掃了一眼白茫茫的室外，敞開門扉。

艾黛爾賈特走進房間，盯著她毫無防備的背影，順手關上門，望了望門鎖，移開視線。

「……老師，妳昨晚睡得好嗎？」

「很好。」

空蕩蕩的房間裡，貝雷絲站在書桌旁戴上護手，反射性摸向腰間佩劍，卻碰了個空。

「……」她若無其事放下手臂，回頭說：「或許是昨天與妳運動了一個下午的關係。」

「能幫上老師的忙，我很榮幸喔。」

艾黛爾賈特呵呵輕笑，右手按住左胸，低頭鞠了一躬。

「我在想，老師睡了五年，體力還是一樣好，妳沉睡的地方，時間是不是沒在流動呢？」

「嗯，我也認為沒有。」

貝雷絲看向窗台，艾黛爾賈特跟著望過去，兩人目光集中到花瓶中的一枝康乃馨。

「那是在五年前，教團進攻前一天早上摘的。」

「老師帶著花出戰？」

「放在行囊沒拿出來，跟我一起進了那個地方。我在大修道院山腳醒來後，它依然是五年前的樣子。」

「行囊裡的其他東西呢？也保持著五年的樣子嗎？」

「墜谷時掉光了，只有這朵花留下來。」

「……這樣啊。」

艾黛爾賈特若有所思地盯著那朵無比幸運的康乃馨。

貝雷絲沒有說摘花的用意，但她馬上想到教團來襲前一天，她和老師下午分頭處理公務和軍務，忙到連話都沒說上半句。

也許是老師來不及贈送的禮物？

艾黛爾賈特不急著釐清真相，收回視線，微笑著提議：「老師，我們先去吃早餐吧？」

「好。」

兩人一起走向食堂。

帝國軍進駐大修道院時，艾黛爾賈特通常一起床就去辦公室工作，近衛兵長拉蒂絲拉瓦會幫忙送餐，她很少親自前往食堂。

「老師，用完早餐後，妳有什麼打算？」

「去一趟軍械庫。」

五年前，貝雷絲將身上財產當成傭兵酬勞，全數交給了薩米亞，現在連備用武器都沒有。她已經透過鷹鴉傳信，請傭兵團幫忙轉送寄放在古羅斯塔爾領都倉庫的武器和鍛造材料過來，但肯定趕不上節末的密爾丁大橋戰。

艾黛爾賈特望了一眼她空著的腰際，突然停下腳步，解下自己腰間的雙頭鷲劍鞘。

「老師，我的劍先借給妳。」

艾黛爾賈特莫名祭出皇帝氣勢，不容抗拒地將銀劍遞給貝雷絲，貝雷絲也乖乖伸手接過。

「這是妳以前的劍，不需要重新磨合，方便妳儘快找回戰鬥的感覺。」

昨日對練中，艾黛爾賈特察覺老師的活動能力已經恢復，但精神還在適應五年後的世界。有任何能幫上老師的事，她就一定要做到。

「……」

貝雷絲緩緩抽出銀劍，舉高欣賞了一會晨光下的劍身。

輕薄的劍刃銳利非凡，凌厲的鋒芒飽含戰意。

貝雷絲順手一揮，手邊響起俐落的破風聲。

真悅耳。

這是一把好劍，當前的狀態比她持有時更好，可見艾黛爾賈特保養得相當仔細。

光是握在手中，便感覺有無數力量湧現。

用它來帶領黑鷲游擊軍披荊斬棘、保護想要好好珍惜的艾黛爾賈特，真是再好不過了。

「謝謝。」貝雷絲微微一笑，滿意地收劍入鞘。

「不客氣。」

艾黛爾賈特感覺到老師的喜悅，也跟著笑了。

「不過，這可是我最喜歡的劍，所以如果……如果老師以後想離開，一定要還給我喔。」

「離開？」貝雷絲沒想過離開她這件事。

「只是假設而已。」

艾黛爾賈特臉上掛著微笑，深深看進貝雷絲眼裡。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老師一定要把劍還給我，不許假手他人，必須親自歸還。」

「……」

「請妳答應我——現在就答應我。」

貝雷絲看著艾黛爾賈特笑容逐漸瓦解，快要落下眼淚的模樣，心中狠狠一痛。

「……我答應妳。」

貝雷絲伸出手，認真碰了碰她的臉頰，凝視令人不捨的表情，猶豫片刻，還是放下了手。

「我答應妳，我不會主動離開。妳借給我的劍，我也會小心使用。」

「嗯。」

艾黛爾賈特收拾心情，重新展露笑容，想起一事，小聲說道：「我還有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貝雷絲語氣溫柔。

「妳房裡的那朵花，可以借給我嗎？」

用完早餐，貝雷絲直接把五年前來不及送出的康乃馨，交給了五年後的艾黛爾賈特。看著紅衣皇帝捧著花瓶滿臉欣喜的模樣，心中也淌過一陣暖意。

隨後，貝雷絲前往軍械庫補充道具及其他裝備，順道在大修道院繞了一圈。

人人見到她，都有同樣的一套動作——

驚訝地看看雙頭鷲劍鞘、抬頭打量她、臉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那柄銀劍，是皇帝五年來從不離身的寶貝佩劍。

因此，消息還沒公布，但所有人都知道，陛下苦尋多年的恩師，已經回到她的身邊了。

數年後，帝都安巴爾，皇城寢宮。

夜晚就寢前，艾黛爾賈特走到皇帝寢室的白色露臺邊，低頭欣賞下方花園。

明朗而清澈的月光下，各色康乃馨恣意舒展花瓣，散發著說不出的嬌豔氣息。

艾黛爾賈特莞爾一笑，很清楚這種感受，事實上是她當前心境的倒影。

她算準時間，只披著一件睡袍站在這裡，當然是別有目的。

片刻後，身後傳來開門聲，睡前習慣巡視環境的貝雷絲回到了寢室。

「艾爾？」

艾黛爾賈特假裝沒聽見伴侶的叫喚，好整以暇趴在露臺邊，聽見貝雷絲在房中穿上羽氅的輕微摩擦聲。

不久，貝雷絲從背後擁了上來，湊上她耳邊，問：「冷不冷？」

「妳來了就不冷。」

「嗯。」

深紅羽氅密不透風地包覆著兩人，貝雷絲緊緊從後面環抱住艾黛爾賈特，用自己的身體為她驅逐寒意，讓她從身心都感覺非常溫暖。

「貝雷絲，我真是好喜歡妳……的體溫啊。」

貝雷絲明瞭一笑，咬著她的耳朵，柔聲回應：「我也愛妳。」

隨话音呵出的熱氣撩紅了艾黛爾賈特的耳根，貝雷絲接著親吻她耳垂，用舌尖輕舔耳廓。

「嗯……」

艾黛爾賈特眯眼發出呻吟，感覺到貝雷絲的手掌悄悄伸進睡衣，雙手在胸前和小腹打轉。

妳想做什麼？

她側過身，回頭看向意圖不軌的伴侶，雙唇被溫柔地吻住，失去明知故問的時機。貝雷絲再度貼身而上，左手撫揉她的乳峰，右手順著小腹滑向下方，在兩人唇舌交纏之際，一言不發地撩挑她的情慾。

「艾爾……我抱妳回房。」

艾黛爾賈特滿面潮紅，眼神迷濛，喘息得無法回應。

貝雷絲親了親她被吻到紅潤的唇角，笑著抱她返回寢室，關緊了通往露臺的內門。

深夜的帝都，霜月高掛，寒星滿天。

凜冽北風穿過皇城庭園，道旁枯木隨之擺動。

寂寥冬景中，唯有受到光明魔法強力保護的植栽屹立不搖。

無視四季流轉，只順從皇帝意願，各色康乃馨在露臺下的花圃裡，簇擁盛放著。